

●桑梓留痕●

故乡是愈行愈远的牵挂

□闻秀敏

●诗韵潮声●

高邮湖的晚霞

□吴振文

一缕微风划过湖面
高邮湖畔了又醒
夏日的燥热渐渐褪去
湖边的柳林葳蕤
唤醒一串串蝉鸣
水鸟驮着余晖掠过岸堤
惊起了涟漪,晕染了半湖橙黄
渔帆泊在天际线上

踩着碎步徜徉
发梢缠着未褪尽的霞光
裙摆拂过处,草叶一路鲜亮
时间仿佛停驻在那一刻
你成了一道风景
成了最美夕阳诗章的韵脚

远处的风静谧,渔帆逐渐隐藏
细浪拍打出清凉
摄影师不用打光
原来高邮湖最美的不是晚霞铺陈
是你走过时风带的韵律,风
惊动了黄昏

冬夜怀亲人

□郑显发

檐角的冰棱垂挂着残更
我以呵气为墨,在玻璃上临摹
你鬓角风絮的形状

北风正搬运千山的寂静
俯身拾起柴薪时
忽然听见
多年前你抖落围巾上的星光
在旧灶膛里噼啪作响

邮箱冻僵在雪堆深处
唯有霜花按时攀上窗棂
替远方寄来
一封封无字的信

多想把满屋灯影
折成你膝头的毛毯
而寒枝间的月
只是不断把雪色
纺成我鬓边的初白

当炉火把夜色熬成稠粥
所有未寄出的音节
都在陶罐底部
凝成琥珀色的冰糖

此刻,你是否也望着
同一盏瘦尽的灯芯
用针脚密密缝合
被北风撕破的黄昏?

呵,这漫天的雪
原都是未能抵达的问候
在掌心片刻停留
便化作纵横的沟壑

且把冰裂的湖面
看作大地展开的信笺
以枯枝为笔
写满透明的思念
待春风来认领

而晨光会解开
系在窗前的冰凌铃铛
那时你推开门
定看见我未说出口的牵挂
已长成梅树的新枝
静静站在院墙边

年少时,心里总是跃动着远方的影子。在有限的认知里,总以为遥远的他乡隐藏着梦想,以为走得愈远,便离梦想愈近。直到多年以后,蓦然回首,才恍然惊觉故乡已成了回不去的故乡,化作了心底最柔软的一隅。

高考填报志愿时,在未与父母商量的情况下,我私自将志愿填满陕西、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彼时,我在日记中写道:“我要去边疆,因为我爱那一份苍凉。”为了那所谓的热爱,我不惜千里迢迢,一次又一次错过回乡的机会。

犹记得,第一次乘坐大巴北上求学,看见华山巍峨、黄河奔涌,一路上我竟激动得惊呼出声;初入大学,看着陌生的一切,满眼新奇,满怀憧憬。父亲次日返程,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分别的愁绪竟被未知的喜悦渐渐冲淡,未染太多离愁。

如今想来,那些与父母朝夕相处的寻常日子,原是我记忆里最温柔的珍藏。

每每与母亲视频,她总是满怀愧疚,为当年未能给我足够充裕的物质,为未能常伴左右而难过。可那时的父母,又何尝不是时代的洪流中背负着与年龄不符的责任负重前行?

童年时,我是留守儿童。父母远赴他乡务工,我们姐弟四人与三个堂兄妹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那时,没有华衣足食,没有心灵慰藉,亦不谈精神寄托,唯一的期许便是好好活着。我总盼能快些长大,快些走出那片贫瘠的土地,快些得到爱与自由。而今三十三岁,蓦然回首,往事清晰如故,却早已触不可及。

此次回乡,看着熟悉的巷陌、荒芜的老屋、老去的乡邻,一幕幕、一桩桩都让我蓦然心疼。

今年国庆恰逢中秋,记忆里,每到中秋,母亲总会去邻村的小作坊打几十斤月饼。中秋夜,我会用方巾兜着几块月饼和几包零食,穿梭在乡邻之间,互赠贫瘠岁月里独有的温暖。而今,生活日渐丰盈,乡邻间早已不再互赠月饼,这份淳朴的温情早已湮没在滚滚红尘中。

今年老家雨水尤其多,秋雨淅淅沥沥下了半月有余。年逾古稀的爷爷冒雨将玉米抢收回家,在院子里搭起塑料棚,没日没夜地剥着。这场景总让我想起奶奶,多年前的中秋夜,奶奶家院子里也是堆满了玉米,看到我,她总会从玉米堆里抽起身,轻轻掰一块月饼让我解馋。在那些清贫的日子里,是奶奶给了我很多的爱与温暖。如今她早已入土为安,坟头青草萋萋,曾经最割舍不下的人,如今再只能在梦里。我常想,这世间是否真的有平行世界,在那里安放着我挚爱的灵魂。

院子里,母亲依旧忙碌,洗碗做饭,一刻不歇。我悄悄观察着母亲的一举一动,不知何时,她的腰弯了,皱纹深了,头发白了。记忆中,她总是很严肃,甚至不曾柔声细语和我说过一句话。或许正是因为这份疏离感,长大后我毅然决然选择远嫁,甚至没有一丝后悔。直到后来我自己成为母亲,被生活的琐碎磨去棱角,才渐渐懂得当年的她有多么不易。清贫岁月里,在生活的重压下,光是活着就已耗尽了所有心力,我又怎能奢求她始终温声细语?若换作是我,未必能做得更好。

想到这些,内心的隔阂渐渐消散。我开始明白,母亲的爱是藏在日复一日的一日三餐里,是藏在年复一年的深夜织补中,是藏在细细碎碎的叮咛嘱咐里。年少轻狂,阅历尚浅,是我没有读

懂母亲这本书。

牵着女儿走在乡间泥泞的小路上,她仰头问我:“妈妈,我们是要去哪里?”我指着远处的田野对她说:“跟妈妈一起去寻找童年回忆。”

如她这般年纪时,我总是满村奔跑,在河边逮蝌蚪、捉青蛙,在田头偷甜瓜、烤红薯,在麦垛捉蚱蜢、逮蚂蚱……那是一段贫瘠的岁月,缺衣少食,而我却将贫瘠的日子过得活色生香,每每回忆起来,都是心底最温暖的亮光。

小时候,全村老幼我都认得,每次见面远远便开始招呼,婶子大娘、叔叔大伯喊得不亦乐乎。而如今,走在同样的地方,认识我的人却寥寥无几。我也开始变得沉默,不再轻易开口,甚至会故意避开迎来的目光,因为害怕要向他们解释自己是谁家姑娘,于是便索性作罢。

离乡十五年,除了年节,归乡次数屈指可数。曾经熟悉的地方渐渐陌生,老屋推倒,新楼林立;老人离去,新人到来。昔日的玩伴也大多远嫁他乡,这里,与我记忆中的故乡越来越不一样了。

多年以后,当我再次踏上回乡的征程,是否还有人热好了饭菜,在村头翘首以盼等我归来?离别时,可还有人在车窗外目送我渐行渐远,牵挂路途是否平安?

故乡这片土地,熟悉的人和地方注定会越来越来,而留恋却注定会愈来愈深。这一生,我们总是在失去中得到,在得到中失去,且将故乡安放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任岁月流转,让记忆在征程中历久弥新,温暖漫漫前路。

●阡陌流年●

虽然五官端正,却五音不全,我哼不出一首完整的歌曲,但依然乐此不疲;我的歌声往往以破旧的自行车为载体,在马路“流行”,在小巷里“流动”,在坐车人心中“流传”。

上下班骑行时,我哼小曲的机会最多,把它看作放飞心情的吟唱,轻轻地让小曲从心扉释放出来。

有一年春天,我的一篇稿件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那时我兼职公司办公室收发员,第一时间看到了那篇变成铅字的文章,欣喜若狂,连看了几遍,确认是自己的作品时,就唱着“明天明天比蜜甜……”回了家。可一进门傻眼了,忘记买面条了。在妻子的嗔怪下,只好重新骑着车子去买。

哼小曲是对一天繁忙工作的减压方式。公司倒闭后暂时的闲居,找工作时年龄大的尴尬,这些生活的压力,让我的经济状况窘迫,但不能让我抬不起头来。我还是双手扶车把,脚在用力蹬车,嘴在轻声唱,并行不悖,各得其乐。这时我会把头高高抬起,吟唱自己喜欢的老歌片段。

自行车在运动,车轮应和着歌声的韵脚在行走,歌声在传播快乐的情绪。谈恋爱时,女朋友侧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头靠着我的背。她柔声说:“我唱歌时后背有轻微的振动。”她是把耳朵贴着我的后背倾听的。有时她也随声附和,渐渐地,我们的心产生了共鸣。我唱着情歌,载着我的爱情,穿过大街小巷、穿过郊外田野……那时唱得最多的是《达坂城的姑娘》《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片段,还有《甜蜜蜜》:“你笑得真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唱着唱着,没注意到一个马路上的隔离墩,人仰马翻,女朋友大笑不止。

成家有了孩子后,我把女儿放在自行车横梁上,载着她唱一些儿歌,如《小号手》《让我们荡起双桨》《敢问路在何方》。女儿渐渐长大了,有一天她发现了我的弱点:“爸爸,你唱歌怎么唱不全呀?”我头也不回地说:“咱高兴唱哪段就唱哪段,爸爸现在就给你唱一段好听的《牧羊曲》:‘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野果香,山花俏,狗儿跳,羊儿跑,举起鞭儿轻轻摇,小曲满山飘,满山飘……’”唱着唱着,女儿也跟着唱起来了。

我上下班骑车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这期间完全可以唱十多首歌曲的片段,按心情随意唱,不必一首歌全部唱完。说实话,我也唱不全,天生不是当歌唱家的料,但这并不妨碍我用歌声制造快乐的心情:《太阳岛上》里唱的“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里唱的“有我迷人的故乡,桃园荡漾着孩子们的笑声,桃花映红了姑娘的脸庞”;《小城故事》里唱的“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已包括”。

有时心情不好,也会低声吟唱一些悲伤的歌,如《松花江上》里唱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流浪歌》里唱的“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冬天的风啊夹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

边行边唱,哼小曲是我快乐的维生素,它们陪我走过高低起伏的路,日子就这样在车轮和歌声里慢慢向前。如今行至人生的黄昏,当皱纹里长出五线谱,连风都哼着走调的年轻。

●经纬行吟●

大美青海湖

□曹玉生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青海湖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横跨海晏、刚察、共和三县之间,湖面东西最长106千米,南北最宽63千米,周长约360千米,是中国内陆面积最大的咸水湖。

青海湖流域整体轮廓呈椭圆形,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在此完美呈现,这大概是上古帝王共工怒触不周之山所造成的吧。

青海湖是高原内陆湖泊湿地类型的典型代表,是水鸟重要的繁殖地、迁徙通道的重要节点。在湖边,有幸见到成群的鸟儿悠闲散步的场景,五只可爱的小雁摇摇摆摆走在前,一对大雁夫妻颈项相依紧紧相随,展现给人们的是一幅非常温馨的画面。反观人类,一些夫妻视婚姻为儿戏,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闹离婚,置夫妻之情于不顾,更不念及老人的感受、孩子的孤苦。难道人不及动物乎?

青海湖是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是“青藏高原基因库”,所产湟鱼是湖中特有鱼

种,曾经是湖区人民餐桌上的“常客”,如今已被列为名贵水生动物,成为国家重点保护对象。在二郎剑游船码头处,就一睹了它们的芳容,成群的湟鱼与鸟儿争抢着游客投喂的食物。人之乐,鸟之乐,鱼之乐,其乐无穷。

青海湖碧波千顷,清澈的蓝色是她的主色调,部分区域因矿物质的沉淀呈现浅绿色或青苹果色。光线在特定的角度又呈现出薄荷绿、蒂芙尼蓝等清新色调。而随着季节的变换,湖水又会出现碧蓝、金黄、银白、冰蓝的“容颜”。

青海湖虽身处高原,却充满生机,多姿多彩,美轮美奂。若是皓月当空的夜晚,置身于湖中,仿佛穿越到了唐朝诗人张若虚笔下“水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美景。

大美青海湖,领略了你的美,吹过了你的风,品尝了你的韵味,无以为报,唯有把我的爱留下!

车轮滚滚

□赵启民

我们荡起双桨《敢问路在何方》。女儿渐渐长大了,有一天她发现了我的弱点:“爸爸,你唱歌怎么唱不全呀?”我头也不回地说:“咱高兴唱哪段就唱哪段,爸爸现在就给你唱一段好听的《牧羊曲》:‘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野果香,山花俏,狗儿跳,羊儿跑,举起鞭儿轻轻摇,小曲满山飘,满山飘……’”唱着唱着,女儿也跟着唱起来了。

我上下班骑车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这期间完全可以唱十多首歌曲的片段,按心情随意唱,不必一首歌全部唱完。说实话,我也唱不全,天生不是当歌唱家的料,但这并不妨碍我用歌声制造快乐的心情:《太阳岛上》里唱的“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里唱的“有我迷人的故乡,桃园荡漾着孩子们的笑声,桃花映红了姑娘的脸庞”;《小城故事》里唱的“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已包括”。

有时心情不好,也会低声吟唱一些悲伤的歌,如《松花江上》里唱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流浪歌》里唱的“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冬天的风啊夹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

边行边唱,哼小曲是我快乐的维生素,它们陪我走过高低起伏的路,日子就这样在车轮和歌声里慢慢向前。如今行至人生的黄昏,当皱纹里长出五线谱,连风都哼着走调的年轻。

